

乡村记忆

一盏煤油灯

张晓东

现在的孩子,已经见不到煤油灯了,可在我的记忆里,它是我童年不可或缺的一盏光明之灯。

老家现在已经没有亲人了,有的只是一套老房子。前几年,我经常带着父亲回去转一转,看看老房子,顺便寻找点有纪念意义的物件。如今父亲年事已高,行动不便,我便独自回来,以解思乡之情。

站在老房子前,面对这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大门,思量片刻,举起手中的拨拴钩,熟练地将门打开。

这是一座百年老宅,穿过门廊,里面是具有胶东农村建筑特色的小四合院,由东、西厢房和三间正房组成。

和往常一样,我一般只看一下正房。走进堂屋,习惯性地环顾一下,看看能否再找到可以作为纪念品的物件。

正厅北面依旧放着一张从前给祖先上贡品用的案子,西屋炕边还是那张旧痕累累布满尘埃的老三抽桌,东屋堆满了盆盆罐罐,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了。看过这些,我内心依然不能平静。

仰起头,从房梁一直看到墙角,从东屋又看到西屋。这,就是给我留下无数回忆的老房子。

倏地,我的目光落到了灯窝子上,一盏煤油灯!

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,凝视了片刻,随后轻轻地拿了下来,端详着……

似乎,我又看到了奶奶在灯下做针线活儿,看到了奶奶右手端着灯、左手护着灯苗为我找东西,看到了奶奶那慈祥又饱经风霜的面容。

奶奶是30多岁就守寡的,爷爷牺牲后,她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。1951年父亲参加工作,大姑出嫁后随军去了东北,小姑因病很小就去世了,家里只剩下奶奶一个人。

在我3岁那年,家里有了妹妹,父母都是双职工,实在照料不了两个孩子,就把我送回了老家,在奶奶身边一待就是几年,直到七岁才回城里上学。以后,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回去看望奶奶。

我久久地凝视着这盏小小的煤油灯,从包里取出一块湿巾,轻轻地擦拭着。顿时,一种无比的亲切感油然而生……

有一次,奶奶告诉我,家里那只小母鸡快“开张”了。我高兴得要命,几乎天天问奶奶:“今天能下蛋吗?”因为奶奶会摸鸡屁股,很准。其实后来我也学会了,母鸡一般尾骨下宽两指半,就可以“开张”。手指按到鸡屁股处有硬硬的感觉,当天或第二天准下蛋。

这天早上,奶奶告诉我,今天能下蛋,因为她在开鸡窝时摸了一下小母鸡的屁股。

上午我连续看了几次,小母鸡一直没坐窝,却不停地满院子叫,这是“头胎”的前兆。不巧,下午邻居的小孩叫我出去玩儿,直到掌灯时分才回来,奶奶埋怨着把饭端到我面前。吃完饭,我问奶奶,小鸡下蛋了吗?奶奶说她没去拿,让我去拿。我一边答应着一边从灯窝里取出煤油灯,借着灯光走近鸡窝。忽然发现小母鸡还在产蛋的窝里守着。我刚要伸手取蛋,猛地,手被狠狠地啄了一下。我大叫了一声:“哎哟!”屋里传来奶奶的声音:“咋了?”“它叨(方言音,啄)我!”“你找个棍儿。”听到奶奶的话,我马上明白了。找了一条干树枝,用煤油灯照着,一边捅着母鸡一边将蛋取出。握在手里的蛋,温温的,我下意识地用灯照着看了看,发现蛋皮上还有点血迹。

回到炕上,奶奶说明天做给你吃了吧。听村里老人说,母鸡开张的第一个蛋,是最有营养的。我把鸡蛋放在枕边的一个小盒里,足足守了一夜。

在农村,如果遇到没有月亮的晚上,那才叫伸手不见五指。对于点灯省油,奶奶有她的规矩。夏天,晚上有月亮的时候,她会带着我到村边的大树底下乘凉。没有月亮而又没啥活干的时候,祖孙俩便在炕上摸黑坐着。有时候,我嚷嚷着叫奶奶“破闷儿”(猜谜语),或讲故事。那场景,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

“一个枣,满家装不了”这是奶奶常出的一个谜语。第一次,我想了老半天也没猜出来,哪里会有这么大的枣,最后她告诉我是灯,我便牢牢记住了。以后再出,我马上就能猜到。我想,这每一次的“破闷儿”,都是奶奶送给我童年快乐成长的礼物。

后来我再回奶奶家,总嫌家里的灯不亮,比不上城里的灯泡。

有一天晚上,我把灯芯用针挑大了点,被奶奶发现后,她又将灯芯挑小。后来,我趁奶奶不注意,又稍稍挑大了一些,结果还是被她发现。“不干活时不要挑那么大。”奶奶说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家家户户都是省吃俭用,奶奶也不例外,她只是在做晚饭、做针线活儿时,才会把灯芯挑大一点。

记得有一年暑假回来,每天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疯玩,一直到快回城了作业还没做,只好晚上赶写。到了写作业的时候,奶奶提前把灯芯挑得大大的,当时我没在意,现在想起来,心里满是感动。奶奶虽然没读过书,但她知道读书的重要性,煤油灯再亮点,她也舍得。我想起了央视《典籍里的中国》中,老子做典藏吏时和太史的一段对话:“灯可以照亮典籍,而典籍如灯,可照亮世人。”

如今奶奶已经走了20多年,我好想她!煤油灯,已被我擦拭得干干净净。我打开挎包,轻轻地将它放到里面。这也许会是我所有纪念品中最珍贵的一件。



往事如昨

妈妈的书法

战军

在妈妈去世十余年后的今天,我们仍然会收到邀请妈妈参加书展比赛的信函。每次收到信函,我的心便会像刀扎一样疼。

妈妈练书法,缘于30年前。那时妈妈的单位经常找写字好的人写一些告示,妈妈看到别人挥毫泼墨就羡慕不已,于是自己提笔练字,这一练不要紧,居然深深迷上了书法。妈妈是仓库保管员,闲暇之余偷偷摸摸写字,怕被领导看到,就用笔蘸着水在钢板上写。即便这样,妈妈上班偷偷练书法的事还是不胫而走,传到领导耳朵里,妈妈被“抓到”了好几次,扣了奖金。后来有一次,单位需要写告示找不到人,就去问妈妈。妈妈一口答应,圆满完成了任务,得到了领导的首肯,以前罚的奖金也退还了。

妈妈练书法很艰难,舍不得买纸,她就从单位找一些废报纸带回家,或者向收购废报纸的人买。妈妈练字不知用了多少纸张,只记得在我睡觉的小屋,一天到晚满是墨香味、纸张味。妈妈练字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,完全是依着自己的性子来。妈妈弄了一个字帖,一千多个“寿”字,没有一个是重样的,妈妈天天照着练,不论酷暑寒冬,从不间断。兴许是找到了窍门,后来再写“寿”,居然能够随心所欲,不为字帖所束缚了。

随着妈妈的书法越来越长进,找妈妈写字的人越来越多。妈妈最擅长写“松”“竹”“梅”,号称“岁寒三友”,妈妈最喜欢将这三个字送人,妈妈也喜欢将这三个字贴在墙上,我小卧室的墙上全是这三个字。耳濡目染中,我对这三个字的理解愈加深刻,于是在妈妈送人的这三个字上,就有了我撰写的一些小诗。对于这些母子合作的书法作品,至今想来我还很得意呢。

后来,我结识了一位作家,他叫王明昭,我时常向他请教文学方面的问题。一次,当我练习写作无从下笔的时候,墙上的“松”“竹”“梅”三个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,我以这三个字为标题,写出了我自己非常满意的散文。当我将这篇散文拿给王老师看的时候,得到了他的夸奖,我把这篇文章投寄到《烟台日报》,居然发表了。

妈妈的书法作品启发了我的文学梦想,这也是妈妈书法的魅力所在吧。为了让妈妈有一个快乐的晚年,我特意给妈妈订了一份《中国书画报》。妈妈非常开心,每期到来都非常认真地看,看到哪个字好,就仔细剪下来,久而久之,编辑成了一大本。妈妈执着于书法,看到报刊上征集书法作品,就积极参与,频频获奖,证书频频寄来。家里一来人妈妈就把这些证书全部搬出来,跟人讲述自己的书法故事。

妈妈爱好广泛,她常常给我讲起年轻时打篮球的情形。那时妈妈年轻活泼,技艺高超,在篮球队是主力队员。妈妈常表演“三大步上栏”给我们看,虽然年逾半百,但球技不减。妈妈每年夏天都要到海里去畅游,游个200米不在话下。

妈妈的文采也斐然。记得我小时候上学,学校布置我们写家史。我就找妈妈写,妈妈的文笔还真可以,她把在旧中国受的苦一五一十地写出来,拿到学校去念,居然念哭了一大片同学,在学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

妈妈将半生的坎坷经历,通过书法凝聚在笔端,索字的人也多起来,她总是大大方方地写给人家,不仅不收分文酬劳,纸张、笔墨也是自己买。妈妈一生是个好人,对谁都真诚以待,妈妈的笔端有真情在。



跟姥爷学珠算

陈颖

1990年7月,我调到新的工作单位,开始了新的工作。新工作对我来说挺简单的——描图,就是用一张特殊的透明纸覆盖着老工程师设计的原图,丝毫不差地描下来。这份工作虽然简单,却很考验一个人的耐心、细心和毅力。几个月之后,我漂亮地描完了所有的原图,又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。

我被调到了财务室。当天,会计大姐递给我一张十六开纸大小的单子——汽车维修派工单。派工单来自汽车维修车间,维修调度在上面写着一辆汽车进厂维修用的所有配件材料名称。会计大姐已经把每个配件的金额都标注上了,让我把材料费合计出来,再根据行业规定的比例算出管理费,加上维修工时费,这样就计算出这辆车的全部维修费用。最后照着样子再抄写一份,原始单据厂子留存档案,抄写好的派工单附在发票后面给客户回去报销。会计大姐交代完毕,递给我一个算盘,我傻眼了。我不会打算盘,那一刻,20岁的大姑娘羞得满脸通红。

终于盼来了休班日,回家后我告诉母亲,现在的工作需要打算盘,我却不会。母亲想了想,让我去找姥爷。我吃惊了,姥爷在我眼里是个老实巴交的老农民,怎么会打算盘?原来,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姥爷年轻时闯过关东,当过二掌柜,字写得好,算盘打得更好。

我一刻没停下,飞奔去了姥姥家。姥爷在院子里整理锄头,正准备下地干活儿,我向姥爷说明了来意。姥爷笑眯眯地把锄头拿进棚子里放好,在水井旁把手洗了洗,进里屋打开老式柜子把算盘找了出来。

算盘用蓝色老粗布包着,姥爷小心翼翼地解开粗布包裹,近70岁的他双眼里充满着一种虔诚。姥爷的算盘很精致,比会计大姐给我的算盘小很多。姥爷从最基础的教我,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都分别掌管哪些珠子,算盘下珠分别代表几、上珠代表几。上小学时学会的一些打算盘的要领好像在大脑里复苏,基础知识我很快就掌握了。姥爷开始教我加法珠算,姥爷说只要把口诀背下来就会简单很多,于是我把精神全部用在了背口诀上。学会了加法,姥爷又接着教会了我减法和乘法。估计姥爷对我的接受能力还挺满意,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竟然没有批评我一句。其实,不是我有多聪明,而是姥爷教得太好了,姥爷的讲解简明扼要、清晰明了。

当天急着回家吃午饭,下午要早早回单位,我答应姥爷下次休班回来学除法。回到单位后,我不停地练习,僵硬的手指练得轻快灵巧,珠算的速度越来越快。维修派工单合计一遍,再重新核对,几乎不会出现差错。不久,会计大姐在采购计算器的时候,给我也买了一个。慢慢地,我们都把算盘束之高阁,彻底使用了便捷的计算器。我最终没跟姥爷学珠算除法,姥爷有些遗憾,看我坚持不学了,也没有勉强我,只是提醒我在学习面前不要轻言放弃。

如今,30多年前姥爷教我的珠算知识几乎忘光了,而姥爷在教我珠算时说的两句话我一直牢记着。姥爷说:“如果以后你干了和数字打交道的工作,一定要仔细,仔细才能避免出错。”姥爷还说:“以后无论做什么工作,都要做个老实人,老实人不吃亏。”